

跑为上

我深深叹了一口气，他这一番表白，剖心置腹，情真意切，让我一时分不清，他爱我和他发现我不是他妈之间，究竟哪一件事更震撼。

「什么时候？」我喃喃开口：「是从什么时候.....开始的？」

「重要吗？我不过是你的棋子，」他闭了闭眼，似是不忍回顾曾经的焦灼挣扎，面上难掩痛切迷惘的神色，极为艰涩地启唇：「反正你爱的.....也另有其人。」

啊这.....

我其实很想问问我爱上谁了？

但好像不太合适，于是我忍住了，盲猜是花儿，赌三个铜板。

神思漫漫，一时无话，又过了半晌，他再次开口，面无表情的脸上泄出几丝忐忑：「说话。」

「.....说啥？」

「你有什么想法？」

就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能有什么想法？

拒绝你，我不敢，答应你，我不甘，我能怎么办？

「没什么想法。」我决定啥都不干。

我这人一向没什么节操，但他让我发现，我多少还是有那么点底线的，我从来没想过有那么一天，会拼道德下限拼不过别人。

他慢慢靠近，低头我，目光深邃，黑宝石一般的眸子望进我的眼睛，诱惑着说道：「考虑考虑朕？」

不考虑行吗？

哦，看表情就不行。

我只能点头，但实在有些受不住如此近的距离与压迫，不自在地退了退，却脚下一绊，突然向后栽去。

他面色微变，长臂一伸便环住我的腰将我揽进怀里，紧密相贴中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下意识将手抵在他的胸膛，极力地将身子向后仰。

他却勾了勾唇，一边按着我的脊背压向他，一边俯首欺覆下来，极富侵略性的乌沉眼眸痴痴凝望我的面容，目光流连几许，将指背狎昵地在我脸上轻轻抚动，珍视地仿佛在摩挲一件易碎的玉器，薄唇轻启：「好好考虑。」

我望着他眼底隐隐欲出的逼仄偏执，不得不答应下来，确实得好好考虑，考虑怎么利用你，考虑我该如何上位。

毕竟我大部分的计划和手段，都是以我是他妈为底牌，但是他这一番表白，直接给我换了底牌，完全打乱了我的节奏，让我不得不重新筹谋。

他见我点头，乌湛湛的眼眸如寒夜里明灿的星，骤然亮起，神色一动便俯首吻来。

我下意识撇过脸躲开，这进展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！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！

他动作微顿，仿若无事一般将吻落在我的发顶，又以掌心覆上我的后脑，轻将我拢贴于心口，闭了闭眼道：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」

他的语气隐忍又克制，不知是说与我听还是安慰自己，但我见他难掩失落，甚是伤怀的样子，心里莫名有些不是滋味。

明明他喜欢谁是他的事，我喜欢谁是我的事，大家各管各的事，怎么看着他难过，倒整的我还有点负罪感？

难道还阳一回，我的道德水平还有所提高了？

这可不大好，太不符合唯我主义价值观了。

人心啊人心，你为什么非得以心换心？

人情啊人情，你为什么欠着欠着就变情人？

人啊人，你为什么总扯这爱情缥缈，就不能好好地勾心斗角？

我本打算跟花儿发展发展爱情，但狗鹅子这横插一脚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属实让我有些为难。

毕竟这是第一次有人说爱我，我不能过于打击人家积极性，否则一传出去，谁还会爱我？

尤其狗鹅子这种看透了我的本性，识破了我的伪装，还眼睛说爱我的人，如今这世道真的不多了。

除了他也就只有花儿了。

一想到花儿我就更纠结。

我一直觉得我俩是有种默契的，是即将他爱我我爱他的，可现在又牵扯上了狗鹅子，这就比较复杂了。

于是我思考了一晚上，不禁生出一个来自灵魂的疑问：既然躲不开，我能俩都要吗？

虽然这不太契合我们秦氏痴情不改、忠贞不二的传统价值观，但所谓传统，就是用来打破的，所谓价值观，就是用来颠覆的，我最喜欢做这种叛逆事了。

然而当我喜滋滋地问狗鹅子这个「左右为男」，啊不是，左右逢源的想法可不可行之后，他还没听完，就将凛冽的眼刀投了过来，咬牙切齿地瞪我：「你觉得呢？」

「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不成熟了，得改！」虽然我认怂认的很快，但他的目光还是让我感到有点危险，于是我下意识便要逃开。

然而还太晚了，他已经堵在我的面前，面无表情地步步逼近，迫得我连连后退，背很快就抵在墙上，他一抬手将我圈禁在墙壁和他之间，捏住我下颌，欺身便吻了上来。

我僵硬着不能动弹，但是这个吻意外的很轻很温柔，和他霸道锋凛的气势一点都不一样，甚至带了几分小心翼翼，绵软的不可思议。

我的鼻间无法抗拒地充斥着他的气息，缠绵地吸入肺里，心里，然后盈满五脏六腑，仿佛整个身体都被他填满。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也许很快，也许很久，也许是看我几乎不能呼吸，他终于大发慈悲地微微后退，让浸染着他的味道的空气涌入我的鼻腔，将我的灵魂还了回来。

我呆愣愣地望着他，呆愣愣地眨一眨眼，呆愣愣地任他将修长的指节在我的头上轻轻一点，笑若春风地宣告：「以后，这里只准想朕。」

我才不听他的。

但我的脑子很听他的，而我毫无办法，尤其躺床上还失眠了，翻来覆去却没一丝睡意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他都是他都是他。

于是经过冷静复盘、理智分析、深思熟虑之后，我得出了一个非常睿智的结论：我觉得我不行。

我不止不行，我还比较有自知之明，我知道我干不过他，他太狠了，连我这种毫无底线的人都硬逼出了底线。

仔细想想，我上辈子为什么非要当太后？

因为兄长死了，没人在我爹追杀我的时候护着我了，我只有进宫，只有爬到权势顶峰，才能活着，才能活的好。

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明显斗不过狗鹅子，我不行，我太废，我应该撤退。

毕竟钱财诚可贵，权势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不想抛也得抛。

思及此处，我立刻翻身下床，收拾东西准备跑路，却才走到柜子前，就听见外面传来了脚步声。

我念头疾速一转，赶紧又翻回了床上，接着便见狗鹅子推门而入。

他的目光快速地环顾了一圈，又落在了我的身上：「睡不着？」

我略有些不自然地点了点头：「嗯。」

他走了进来，轻道：「朕陪你，睡吧。」

就你陪着才更睡不着！

我转过身去，只觉身后两道目光似乎化作了实体扎在我的后背，不禁又烦躁地转回去，看着他那双目光炯炯，在黑暗中都幽亮幽亮的眼，满脸纠结。

「怎么了？」他倒是十分耐心，索性坐在了床边的脚榻上，双手环膝，一副乖宝宝的模样，甚至还微微歪了歪头：「要朕陪你聊天吗？」

谢谢，有点被萌到。

但我并不需要，我现在只需要他给我点空闲给我点空间，好方便我逃跑，于是我硬将他赶了出去，他还不愿意，但终是拗不过我，被我赶出了帐子。

我听外边没了动静，又紧着下床收拾东西，却才将柜门打开，就有微风轻扑在耳侧，我便晕了过去。

然后一睁眼，我发现被绑了，啊不，应该说我又被绑了，被打晕了绑的，我自己都不敢信。

我不禁咬了咬牙，这狗东西，得不到我就囚禁我？

然而我却听得到了傅长卿的声音，仔细静听，他似乎在跟人争执。

我吊悬的心稍稍下落，他们吵得如此激烈，想必是他在对那人发火，怪他私自抓了我。

然而却越听越不对劲，不久便惊悚地发现，就是他抓了我。

他还不止抓了我，外面那人也是他掳来的，一直在劝他回头是岸。

我一下懵了，这是什么操作？

正费解着，傅长卿的声音蓦地停了，片刻，脚步声便朝我靠近，我急忙闭了眼，只听他没一会儿就到了我的床前。

「醒了？」他的声音毫无感情。

这语气实在不大正常，我并不敢接话，只默默装晕，暗暗想着法子，却感受到他的手掌慢慢覆上我的脸颊，轻轻摩挲，缓缓凑近，冰冷的唇瓣几乎贴上了我的耳廓：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醒了。」

我陡然一个激灵，再也无法装睡，只能赶紧切换到盛雪依模式，佯做惊讶状：「傅哥哥，这是哪里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」

「你当然不希望我在这儿。」他语色沉冷阴寒，像是根根冰针扎进耳朵：「可惜你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。」

他本就眉目锐利，容廓锋硬，似雕如刻，只一双眼沉邃若潭，平添了几分儒雅之风，可如今眸光含着阴蛰的煞气看人，像极了一柄出了鞘的寒刀，几乎能杀人于无形。

我被他的气势骇到，怎、怎么个意思？忠犬得了狂犬病？竹马有了杀父仇？

「傅哥哥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」

我一边拖延着时间，一边暗暗打量周围环境，这看起来像个暗室，有两间，我被安置在内室，另外被绑的人在外间，相隔不远。

「害怕就对了，等会儿你会更怕，你最好听话，好好配合，否则.....」他神色冷酷，眼底满是狠狠压抑的狂怒，话音未落，便将磨出茧的手捏住我的脖颈，冰凉的指节像寒凉的刀刃，轻易就能断了我的气息。

我隐隐有了不好的猜测，心头沉沉乱跳，勉力镇定道：「配合.....什么？」

他冷哼一声，阴测测地回答：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」

其实不知道也行.....

我定了定神，试探着套话，却才示弱地开口叫了他一声「傅哥哥」，就见他猛地踢翻了一旁地椅子，厉喝着打断：「不准这么叫我！」

他指节陡然用力，死死掐住我的气管，瞬时就扼断了我的呼吸，眼中是再压制不住的滔天恨意：「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孤魂、野、鬼！」

他最后四个字咬得极重，像是剧毒的蛇慢慢爬过，又钻进耳朵，让我头皮发麻，心凉如雪。

前有浪妃想毒死我，后有宁国府想勒死我，现在就连傅长卿也要杀我，我这是重生了个靶子？

这一个个的，说认出我就认出我，说识破我就识破我，说看透我又看透我，合着我兢兢业业地伪装了这么久，最后伪装了个寂寞！

罢罢罢，我命由天不由我，爱咋咋，大不了十八年后还是一朵好黑心莲！

他的手越收越紧，我喘不上气，更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哀哀地看着他，眼中凝出一层漫漫水雾，泫然楚楚地落下泪来，疾速地滑过脸颊，溅在他的手背上，他像被火灼到了一般，倏地松开了手，震诧而无措地望着我，喃喃道：「雪儿？」

我急急喘息，一边重重咳着，一边逮住救命稻草般连连点头：「对！我就是雪儿，你看好了，可别再抽风了！」

他皱着眉端详我半晌，似乎在仔细辨别了，不过须臾，面色又骤然冷了下来：「你真的以为，我爱的人换了魂，我会察觉不出来吗？」

我以为你会察觉不出来，毕竟盛雪依的残存记忆虽然少了点，可我凹人设凹得还是挺敬业的，但很明显你还挺敏锐，那我就有点儿惨了。

不过有个事儿我特别好奇，他究竟是怎么知道我不是盛雪依的？

他给我的理由是：因为我不爱他。

我、不、爱、他。

神一般的我不爱他！

他就不能心态好点，就不能觉得盛雪依是变心了？

合着他宁愿相信她是换了内核，也不相信她是跟别人坠入了爱河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于自恋了？

后来经过比较热烈的讨论，他承认人可能会变心，但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变了性，啊不，变了性格。

这个理由就符合逻辑多了。

「那你想怎么样？」我问他。

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：「我当然是要雪儿回来。」

这让我十分为难：「她回不来，她死了，阳寿已尽的那种。」

他怒瞪：「你也死了，你能回来，她为什么不可以？」

这我哪儿知道，我只能瞎猜：「大概是因为她已经投胎了吧。」

「胡说！」他双目猩红，断然反驳，「你比她先死，你都没投胎，她如何能过奈何桥？！」

我竟无法反驳，但是还得反驳，毕竟不能让他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：「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但事实胜于雄辩……」

「我不管！」他眼中怒火滔天，愤恨地朝我大吼：「我要我的爱人回来！」

我十分无奈地瞅着他：「那你要不相信她死了，你要觉得她可以回来，那……你行你上啊。」

反正盛雪依都投胎了，而我附身都附身了，难不成他还能把我从这身体里赶出去？

他不能，但国师能。

当他把国师拎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不是被绑，我都想给他鼓掌，事事周全，面面俱到，很好很强大。

但我也不能坐以待毙，趁他出去把国师带进来的时候，我摔了桌上的茶壶，捡了碎掉的瓷片收好，又将其余的部分都踢进了床底掩藏，佯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又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
然而傅长卿不愧是练武之人，耳力过人，回来之后目光在四周扫了一眼，便径自过来，不顾我的挣扎强行从我手中抢走了碎瓷片。

我气得咬牙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将瓷片扔到了一边，冷郁地盯着我：「少跟我要花样，你逃不过我的手掌心的。」

他又转向了国师，为了让国师做法可以说是软硬兼施，但国师是个好国师，不仅容貌清潇，性子还挺傲娇，并不肯配合。

说实话，他能当个人我还挺惊讶的，但更令我惊讶的是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容色虽丝毫未变，但头发却几乎全白了，别人老都先老脸，他却只白头发，真是怪事。

犹记得昔年初见，他虽是病气怏怏，咳声不止，手握着片方锦帕捂着毫无血色的唇，一副随时要吐血的模样，却也是道骨仙风，儒雅翩翩，只要不开口就还是个绝世病弱美人的。

其实我在见面之前就听过他的大名，巫薄族长生不老的大祭司，少说也有五百岁，最擅占星卜卦，逆天改命。

当初甫一相见，他便言笑晏晏道：「经年不见，太后娘娘依旧美艳如昔。」

我当时没有接话，但我相信我肯定满脸写着你哪位？

后来经过他的多番提醒，我才想起来他就是当年那个追着我算命，然后被我命人胖揍一顿扔郊外的算命先生。

随着我恍然大明白的一声「是你」，他的笑容又和蔼了许多：「娘娘放心，贫道并非记仇之人。」

因为你记起仇来不是人！

我不想动的时候，非逼我去祈福祭天。

我想动的时候，非让我禁足念经。

更过分的是还要求我吃斋念佛，别说尝尝荤腥，我就是多看一眼肉，他都能在五里外的大国师府里遣张符来挡上我的眼。

难道本宫呕心沥血爬到了太后的位置，是为了吃素的吗？

但是我还不能反抗他，一说就是天意，一问就是命理，还总是满脸高深，故作莫测，一副全天下我最欠扁的样子严声告诫：「娘娘不必多问，只记住多行善事，莫问前程。」

我什么时候问了？不都是你追着赶着非要告诉我的吗？

想想就好气，但他毕竟贵为国师，我又不能太明目张胆揍他，就只能让他下朝别走，然后指使人拐角、小巷和僻道给他套套麻袋这样子，然后每次看到他鼻青脸肿地来见我，连口中的菜叶子都显得香甜了许多。

看着国师满头斑驳的银发，我脱口问道：「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？」

他却并不理我，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一直苦口婆心地劝傅长卿：换魂术乃是禁术，有违天道，逆命而行，必遭反噬。

哦，那我明白了，这一头鹤发原来是自作孽，遭天谴了！

但傅长卿压根听不进去，指着我的威吓国师：「你把雪儿换回来，否则我就杀了她！」

国师则是意料之中地眼都没眨一下：「生死有命，杀了她也换不回来。」

傅长卿闻言大怒，气势汹汹走过来，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：「雪儿回不来，那她也别想活！」

不是，是他说换不了，又不是我说换不了，你掐我干什么，你掐他，你掐他呀！

但傅长卿已经毫无理智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拿出杀手锏——顶着盛雪依的脸，使劲儿装可怜，硬挤出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，泪眼涟涟地看着他，哑涩地挣扎：「傅哥哥，你真的要伤害雪儿吗？你说过要保护雪儿一辈子的。」

他蓦然一怔，跟着便松了手，仿若被击溃般连连后退，愣愣看我片瞬，突然痛苦地捂住了脑袋，似哭似怒似无助，简直要被逼疯了一样。

我怕他真疯了，赶紧叫着让他清醒一点，却见他猛地起身，转身就走了出去，不一会儿，又脚步愤急地回来，手里赫然攥了一条白绫。

我吓得连连往床里缩：「有话好好说！」

他却理都没理我，直接双手拽着白绫两头一扯，就绷直成了紧紧的一条，迎面朝我伸来。

我避无可避，正暗叹着吾命休矣的时候，却觉眼上一紧，他便将白绫遮绑上我的双目，有些恼愤地说道：「不许用雪儿的眼神看我！」

原来他是怕自己会心软，这就好办了，我笃定他不会忍心真的下手杀了「活生生」的盛雪依，便索性与他一同劝着国师做法。

国师都惊讶了，露出咬牙切齿却不失礼貌的表情问我是不是有病？

我很理不直但气壮地表示没有，毕竟做人得讲理，这身体本就是盛雪依的，若她真能回来，我既没强占的资格，也没非留不可的执着，能活活，不能活死，我命由天不由我，还能咋的。

当然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盛雪依是回不来的，所以也是想让傅长卿亲自经历一番失败，让他死心，免得我下半辈子都被人追杀。

国师比较赞同我的逻辑，但并不支持我的立场：「你想死没关系，但别带着贫道，启用换魂禁术是要折寿的！」

我给他摆事实讲道理：「你启用换魂术，就只是折寿，你若不用，傅长卿马上就让你寿终，短命跟没命，你选哪个？」

他长叹一声，语气怜悯：「贫道选哪个都是次要的，但你要明白，一旦做法完成，无论盛雪依回不回得来，你肯定是回不来了。」

我一下就愣住了，本是想让傅长卿遭受一波事实的毒打，最后毒打都落我身上了，我图啥？图我活的少，图我坟头草吗？

然而还没等我再说话，傅长卿又点了我的哑穴，随即又开始和国师扯皮。

既然说不了话，我就只好专心割着绳子，幸好刚才我藏了不止一块儿碎瓷片。

然而就在快要割断的时候，手下却因他俩的对话陡然失了准头，瓷片一偏便划破了手指，霎时钻心的疼顺着手臂急蹿而上，疼的我头皮发麻，我却完全都顾不得，只觉他们的对话在我的脑子里猛烈激荡，一瞬间醍醐灌顶。

国师说他早就启用过一次转魂咒，不仅失败还遭到了反噬。

那么，他曾施展的转魂咒，是用在谁身上？

失败过一次，又是失败在了谁的身上？

能逼迫心高气傲的大国师，冒着折寿的风险启用禁术的人，普天之下，还有谁有这个本事？

答案呼之欲出。

是那个曾经对我百依百顺的人。

是那个在梦见我受了欺负，从中毒的昏迷中醒来的人。

是那个救我于刀闸之下的人，是昨天还告诉我他爱我的人！

难怪.....我会死于夏日风寒。

难怪我如此轻易就被下了七日醉。

难怪死前总有奇异咒语日日萦绕低缠。

难怪他一眼就认出我，一向不信鬼神的他，如此轻易地就接受我还阳之事.....

原来罪魁祸首.....就是他！

正在我震骇非常、心绪翻涌的时候，傅长卿和国师已经达成某种交易，气氛一时沉寂了下来。

这份诡异的缄静让我陡然警惕，我回过神来，细细听着傅长卿渐近的脚步声，抓准时机，猛地挣断身后的绳子，抓起床上的硬枕就狠狠朝他砸了过去，他没有防备，一下被我打中了头，闷哼一声，便踉跄着倒了下去。

我一把扯下蒙眼的白绫，拔腿向外跑，就在马上就到门口的时候，我甚至都看到了门外透过来的日光，却颈后被傅长卿重重一击，瞬间昏了过去，脑中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扼腕叹息：太久没动过手，忘记补刀了，真是失策。

等清醒过来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屋内只点了几根蜡烛，影影绰绰的甚是暗沉，我现在躺在法阵中央，四肢都被死死绑住，耳边是渐盛的铃音与喃喃念咒声，恍惚间仿佛回到了我死前的场景，我转着眼珠四下打量一番，心中更是笃定我的死并非意外。

而我在巨大的失重感中，只觉狂风席卷而过，似乎有种无形的力量将我托了起来，眼前陡然暗了下来，意识也开始浑噩起来，在一阵嘈杂的喧闹之后，万籁寂静，仿佛坠入了无尽的虚空，眼前漆黑得像是蒙着一层扯不开的浓稠迷雾，漫天漫地都没有一丝光亮，恍若世间只余我子身一人。

我安静地站在那里，我知道我在等人，七岁的花灯节，乳娘让我不要乱跑，让我在这里等她回来。

但她没有回来，周围的人来来走走，影影绰绰，天黑了又亮，灯熄了又燃，她都没有回来。

我只茫然地等着，恍恍惚惚中，谁重重地推了我一下，我抬头往前看去，一个人影从黑暗中向我走来。

我心中一喜，雀跃地向那人跑去，却看得越清，步子越慢，直至停止，脚仿佛在地上生了根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人脚步踉跄地走近。

他手里拿着陶瓷酒壶，摇晃之中热辣的酒液溅在我的脸上，烙进我的骨骼，接着那酒壶又变成了闪着寒光的匕首，抵在我的脖颈，贴在我的肌肤滑动，冰凉彻骨。

我惊骇至极，几近窒息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汹涌而出，哀哀地看他，哀哀地叫他：「……爹。」

他低下头来，赤红的眼睛痛恨地望着我，痛恨地怒斥我：「孽障，你不该出生！不该活着！你不该啊！」

深锁在记忆深处的凶兽嚎叫着挣脱了牢笼，一种自心底生出的恐惧将我的身体牢牢掌控，紧紧攥住我的灵魂，让我分毫难动，只能在泪眼朦胧中看着刀刃一分一分地刺进我的心脏，沁出殷红如注的血来，在胸襟上晕染成大片腥湿的水汽。

我如坠冰窟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觉身体越来越冷，心中也越来越绝望。

没有人能救我……

没有人救我……

没有人……

就在最后一丝意识也即将湮灭，灵魂剥离的一瞬间，猛地一声巨响在耳边炸起，鼻间萦绕若有似无的鹅梨香顷刻便冲淡了满腔腥咸的血气，恍然间，似乎有人在急促地轻拍我的脸，惶惶的喊声如追魂一般落在耳边。

「姐姐，我来了！」

「姐姐！别睡过去！」

「姐姐！姐姐……」

一股稀薄的空气涌进肺里，我挣扎着从昏聩中醒来，四肢百骸皆如断骨重塑，每一丝神经都像扎了千万根钢针的疼痛，极为艰涩地睁开了眼，只见朦胧中他面色焦灼，一身红衣似火，轰轰烈烈地入了眼底。

「花儿。」我喃喃叫他，疲乏得似走了千万里山路，又如溺进水中难以呼吸，只翕动了唇，便再无半分力气。

「我在。」他大松一口气，将温暖的手掌轻覆在我的眼皮之上，轻声道：「我身上染了血，但不是我的，你见了别害怕。」

我无力地闭了眼，深深将头埋进他的怀中，即便依旧瑟瑟发抖，却有種孤舟归港的安宁。

有人会来救我。

花儿会来救我。

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可以坚信这件事。

昏沉中，他一手揽着我，另一手横过我的膝弯，腾空抱起我离开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